



佛教与公民社会

整理：半介《南洋网 2003/07/30》

我有话说

最近在报章上阅读到“越南民权和尚获释”的新闻，对我而言，是一种震撼。我自以为对于世界上佛教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然而，对于在越南被监禁及庙禁 20 年以及被 3 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释广度，却懵然不知。我从网站与一行禅师的弟子真空法师所写的《Learning True Love》找到一些资料，现整理供大家参考。

释广度是被越南政府所禁的越南统一佛教会(Unified Buddhist Church of Vietnam,简称 UBCV) 的副主席。该佛教会是在 1963 年成立。当时所有越南的佛教团体联合起来以非暴力反对宗教压迫。不过，因为它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在 1981 年被越南政府查封而宣称为非法组织。一行禅师在 1965 年所成立的青年社会服务学校 (School of Youth For Social Service) 在 1973 年被编入为 UBCV 的佛教重建与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释广度在内地流放时曾写诗给一行禅师。

要解释广度与一行禅师的思想，还得回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30 年的战争。

“参与的佛教”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产生于残酷的战争之中。它是对于人类的苦与非正义以非暴力的佛教思想来回应挑战。一行禅师的“相即”是参与佛教的指南。

释广度与一行禅师的共同点，我大概归纳为以下几点：

- (一)除了投身于社会福利工作如教育与救济，更是冒着生命危险争取民主人权。
- (二)强烈反对宗教团体被政权所利用。
- (三)以明确立场反对非正义。
- (四)敢于向强权讲真话；
- (五)以道德原则与罕有的道德勇气开创“参与的佛教”。

David Chappel 曾说佛教还未解放社会之前，先要解放自己。西方的启蒙运动为西方带来了自由与民主。传统的佛教要如何面对现代性 (Modernity)？它需要启蒙吗？参与的佛教糅合了西方的启蒙与佛教的启蒙 (摆脱保守主义)。它有深切的社会关怀，却又不失去佛法的根源 (戒、定、慧)。

活在渐渐走入现代性的我们，我觉得需要重新诠释佛教所高度推崇的慈悲的观念，需要质问历代的祖师大德本身所受到怎样的社会制约而窄化了慈悲的内涵。慈悲的概念不应该与社会正义相抵触。佛教徒只是强调善良心是不够的，还得承担新的社会责任——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